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第1)

25 日

蠻嬌，人是粗人，可是她會想，給老母罵了，丟，蠻嬌有甚麼要緊，她會到「收狗」橋底去睡覺，到收狗橋底去會她底「佬」，「佬」，即所謂情人，可是蠻嬌只識得「佬」；她連早飯也不吃哪，反正所謂早飯是幾碗扯破袴口的稀粥水。阿保也是這麼想，看着蠻嬌不吃飯便去，也沒出聲；她只想昨天剛種下的花生，昨夜便給雨打了，應該要固把人去看：才好，管牛的小野種，又會偷吃的哪。

就情人吧，可蠻嬌今天沒想到，她提着一小半籃的花生仁，只是這麼行去便了；說情緒？唔，她像在隔了一百八十重煙水外或月球上遺落她底腰帶的銀扣子似的，寂寞，她不懂，却佔了她底心。黑米飯，她幾乎獨語出來，且她努力把牠壓下了，又努力不去想牠；黑米飯是多好吃咯；這麼的油光的一粒粒，熱噴噴的，一盛上碗來，就像一球的「魚子蘭」，又像一碗山螞蟻，光是見牠底屁股，毛毛地動着；攪入糖清，有魚子蘭的澀香，有糯米的香，有糖的甜，混着——蠻嬌是硬姑娘，却雪（口旁）地把嘴扯回不知不覺往下流的口水了。

所謂陌上，桑葉，是青的；秧是小鴨的毛一樣的；才插和未插的田，是水汪汪的；并也是青的，遮密了桑根：够瞧喇，這一派暮春的好景象，杜鵑，蠻嬌只知牠叫「死就睡」，這時「死就睡」却是別一種叫聲：「伴佢死去」，丟那媽，誰伴他死去？

「收狗橋」，原名「騷歌橋」，丟，反正蠻嬌不去計較

牠，管牠「收狗」「收貓」；人給「索」去咯！小河水在花喇地走着，人給抓去了，連沙上的脚印也給冲去喇，丟那媽！蠻嬌，硬姑娘，十歲到現在十八歲喇，沒流半滴淚，怎麼却，現在却那個：要流淚似的；任你是硬姑娘，好，地頭也到了，丟你，丟下籃兒喇，花生仁跳喇，管牠，先坐下，「坐坐先，吃筒臭朽煙；」丟，唱這小野種唱的歌！——「伴佢死去」，「伴佢死去」；丟那媽，老娘沒這末賤的命：我還是好好兒的姑娘呢，十八歲的好好兒的姑娘呢！咦，十八歲的姑娘，稱起「老娘」，醜嗎？摸摸面，熱了，是天氣吧；三月天，扯起襟披扇扇，不會是不合時令吧？

丟，老是向「收狗」橋看，做甚：收狗橋還不是那麼個收狗橋：昨天是這樣，前天是這樣，有三天成了這個樣子咯：磚的橋欄打碎了，像死骨頭的牙齒；沒人行，丟，誰還行這個斷路！河潦在花喇花喇地走着，沙上的脚印，屁股事，冲去了，連雪白的沙也淹去了，丟，怎麼，儘想到「沙」去？——「伴佢死去」，丟那媽，我還沒嫁他，爲甚麼要伴他死去，他有他的，我有我的；看我還是活鮮鮮的姑娘，笑喇，臂膀兒多結寔！蠻嬌敬牠塊石頭羅（口旁），那橋那面的苦煉樹上的「死就睡」：

「你死就睡吧」！

蠻嬌硬姑娘，忽然可要那個了，扭扭眼兒，是給拉起石頭的塵沙飛入眼吧？——蠻嬌底那個情人，呵，木生，你會得那個，死去嗎？丟，死去？丟你祖宗十八代

，点点小事死得個人！但是這個年頭，剝個把三五十個人算甚麼？好，死你的吧，活的替你報仇便了！——活的總得活着哪！

收狗橋，是汽車公路的橋；路斷喇，丟那媽，三天了呢！誰弄斷呢，蠻嬌可不耐煩來算，總之二百多；這二百多之中，哪，在橋過些那些新土上，便給抓去了五十三；這五十三，說不定會在「算得甚麼」下去見……丟那媽，老在閻王頭上作想；不念他，木生羅（口旁）。反正那都是班戇仔，呵，木生，是給那財主老騙了！甚麼風水，我就不見得靈：說我施族墳山好：單鳳朝陽喇，生龜拖死鼈喇，甚麼甚麼喇，總不見發到我家：龍脉，到村上的龍脉，給車路斷了，木生，你聽那甚麼狗二爺大爺說，斷龍脉，壞了我們村上的風水喇，做那斷車路補龍脉的事；丟那媽，吃虧是你哪！吃虧是你哪！坐監喇！……蠻嬌人是粗人，可她想得到許多的世故；但是當她底情人問她：

『蠻嬌，那麼村上的人，個個去年蠶的收成，去年剛成車路，便收成不好，絲價也沒有，那是甚麼緣故？』

丟那媽，蠻嬌開不得口喇。

「你總說不關風水事，是關你底毛事？上至收狗橋打出，下到合水口，一片大平地，爲甚麼桑葉握上手吱吱喳喳的，像冬天的霜葉，沒賣得塊六錢一担哪？」

蠻嬌搖着頭，現在也搖頭，她不知道答她底情人，可她否認到要堵他的氣；想呀，用些心去想呀，想出了

等他回來，教他一個法子來救救一村人……

肚餓啦，蠻嬌便回去麼？黑米飯，那是多香甜的食物，可是今年蠻嬌沒得吃啦……不要想牠，去想救救一村人的方法吧！——救一村人，得先從黑米飯想起，對喇，一村人祇有財主老，抬豬老，家有黑米飯吃，今年！蠻嬌家裡有甚麼？有老頭，有老母，有大兄，有天喜，有大嫂，大嫂明天生個「嫩妹」，有「嫩妹」；有樓角的一担糯米；有斤半怎麼平的價錢天天拿去賣都沒人要的，掛在老母，阿保床頭的生絲；有半籬「芋屁股」，有半畚「秧」剩的番薯，和她自己，她自己面前的半小籃的花生仁——三月，四月一個月，五月一個月，兩個月長的飢荒，呵，蠻嬌結實的臂膀，都要瘦去哪！唔！

年成不好，蠶不養，丟那媽，養一点点，賣桑葉，丟那媽，賣賣，桑葉也沒人要了；掘桑根，種番薯，番薯也沒有收成；往年種在桑行裡的，也有七八百斤，去年統統共共有四五百斤吧，到這個時候，險些沒連薯種都吃了，丟那媽！

桑根都掘去了，却只得這樣的一個收成；丟那媽，聽說別家種花麥，種油菜的也是這樣，丟那媽，簡直那些泥，就不會生東西似的！可草却長得頂快！那些地，「望天」地，天沒下雨，莫想！六七八月，是水漲天，水漲慢一點，上半年的花生是有多收成的，可是去年水漲得頂快，蠻嬌還得撈水裏的花生哪，丟那媽，又想到舊時了：那時是和天喜同撐一個竹筏，因為桑地，不，

花生地和村是隔了一畝低田(禾田)的，不知怎的天喜的篙兒掉下水，把自己的想撿回來，可筏一側，也掉下去了，筏在水中間祇是打旋兒，打旋兒喇，天喜只格兒格兒地笑，自己可慌死！天喜這小野種真是小野種，叫他下水的時候，他偏不下，往時阿保咬牙罵他，他在水裡却不起來……人急喇，可木生從遠遠游來了，打着「水丈」，又打「仰溜」哪，多快！木生的確是好手，笑開了蠻妹喇：看，不消半個時辰，很遠的水路，都游到了，遞回兩枝篙兒，又在筏後推着，多舒服，揚着篙兒笑着；木生幾好勢，一陣子便推到了，又幫着撈哪，真快咯！又推回來哪，……打「仰溜」，打「水丈」，踏「水梯」——木生還在游着——喂，木生，你今年要回來幫我撈水浸豈才好！……蠻嬌是硬姑娘，可心裡丟那媽酸透了喇！

對着收狗橋，「死就睡」在「死就睡」地叫着，叫喇，丟你，蠻嬌可捨不得他死了就睡去！——不要亂想咯，她自己禁自己喇，拾回地上的花生，好，向豈地巡周算了：應該補回的給補上去，沖出來的把指頭壓他一壓，老對着花喇的水聲，又悶又憂的三個收狗橋，騷歌橋的大字，有甚麼用處，回去喇，家裡雖沒有粳米飯，可有粥水兒，也許今天要煮「芋屁股」呢。

「蠻嬌，咦，怎麼去了這大半天才回來，不知道家裡的工夫迫嗎？」

蠻嬌她要和他辯幾句嗎，那老頭使得拍她一巴，老

頭底性變了，蠻嬌知道得頂明白：還不是爲了全家要捱餓？

灌了三碗四碗粥水，拿着一把芋皮向豬槽裏拉，她又吃了「芋屁股」哪，下半天的工夫是挑糞插綠洞口的田，蠻嬌家僅有的六個田，「望天」田，早糙浸，尾糙旱，去年尾糙插了十斤種，（有三塊田因爲沒水沒插得），才收得僅僅滿的兩羅的糯穀的田，丟那媽糯穀又是少的收成點羅（口旁）！蠻嬌挑糞，阿保割秧，阿爸挑，大兄挑，大嫂在家，丟，駝大肚，做不得工欸，天喜管牛呢，這小野種。

『今年秧白苗苗地，看，插下去多半是經不得日曬的』！

阿爸你歎氣嗎？不見得歎歎氣，秧便會好起來；往年那裡靠在穀，自己底穀，椿出米，壞過人家底，正所謂餓豬的哪——往年蠶糙好，每年六糙喇，糙糙，不，除五六糙外，糙糙差不多有廿多斤絲，絲又貴，每斤七塊八塊錢，百二斤，就算百二斤吧，加五六糙的十斤喇：一百四十斤，得的錢，蠻嬌可那個：不會算了……嘔，甲子年，那年水大漲，嘔，浸到社公底喇，桑地都浸完喇，葉價漲到五六塊錢，可是絲又頂貴，九塊錢，還是向上漲；葉貴，沒有得賣哪：阿爸和大兄撐竹筏走遍三村十六垌，以頂高的價買得兩担葉，阿爸流着汗，還是那麼個笑瞇瞇的。嘔，多快樂！人家說我們底世界攪起來喇！去年，唔，去年頭二三四五糙的蠶絲，蠻嬌知

道統共只有六十斤多一點，以賤價，阿爸拍算盤兒可沒告訴蠻嬌，總之老頭那麼的，縐眉頭，蠻嬌明白了那是所謂不好的事情：去年水浸哪，葉不好，絲自然頂難車，人工用多一半喇，炭火用多一半，跟着米飯也多喇，還有菜賬呵！——阿保床頭還剩斤半生絲，真是關於風水，往年家家都有錢剩，去年，一窮啦，刁那媽，箇個都要「吊錢耳」，還有，刁那媽借了一筆債的，好像，木生，木生底老頭？…………挑够糞了，得息息才是；蠻嬌人睺粗，可不是一條牛哪，阿保不要罵她吧，蠻嬌有的是那個：硬！

木生，是的，前月尾，今天是初三，頂絕的時候：他底弟病，家裡甚麼都刮光了，沒有田，沒有穀，絲又吃光，桑地沒有人要，有人要喇，怕都要賣盡了，醫，醫啦，債路也走不通喇！終歸是去他的，返老家哪；說是收債鬼，真怕是木生底老頭前生欠他有債呢，丟那媽：全家是捱餓的時候，請人拖去嗎？……木生哪、咦，刁那媽，怎麼出得手！那麼的鋤一個坑，拉下去，填上土，自己底弟呵！木生是頂堅寔的後生仔，可餓瘦了他喇，丟了弟後，三天，全家沒粒米進肚呢，收債鬼，傷心做甚，不是哪：他老頭老母傻，木生可不是呆仔！木生人雖瘦了，可他在三十那夜，那個：鋤車路羅（口旁），頂快，頂落力的是木生：木生是咬着牙根做喇，做喇，蠻嬌也咬着牙根想喇，木生就那麼的在哄滾的二百多人中，丟那媽，給「索」去了，給索去縣羅（口旁）完喇，

丟那媽，他底老頭老才完喇！靠賣點甚麼他們還活着，蠻嬌可不大清楚，人給抓去了，是哪，還有甚麼高興到他家；蠻嬌，蠻嬌是活的，是要給他報仇的喇！可蠻嬌自己底仇還沒報呢，蠻嬌底仇人多着喇：譬如使她沒得甯米飯吃，是其一，二呢……總之有一大羣，蠻嬌，丟那媽，咬一咬牙不是路呢！蠻嬌有一大羣仇人，她自己便常時，不，近來，感覺着，要報仇，丟，可不是說說那麼容易哪，……

憩够喇，好，插丟那媽那些秧吧：和老頭兩個，保和大兄還是挑着秧的：用不着算度，看，插得多齊整：自然的一行行：只那麼的一顆顆埋下去！蠻嬌她想今年的禾，一定要比去年好，風水是沒關係的哪，一定要比去年多四倍，因為今年雨水好，個個田都能够落插喇，天哪，千祈不要浸呵！絲，是沒得想了的，阿保床頭不是還掛着斤半嗎？而且桑根大半掘了起，又餵了灶口咯。花生，照這麼足的雨水，蠻嬌求皇天大帝：八月十五雲遮了月，花生油貴喇，花生跟着起價喇，嘖！

天看着要黑喇，四個人插喇，插喇，一顆顆的，一行一行的，插喇，插喇，沒出聲，也不想，幹甚麼？晚飯，不嗎？明天也終歸會有飯吃的哪！

天黑喇，好，便和黑的鬥爭吧，丟那媽！

一九三三，四，廿八夜寫完

附註：蠻嬌那地方以三月初三為寒食節，即禁火節，俗例於是日前數天以楓葉搗爛，加水置鐵鍋中，

至是日其水卽變爲深紫的黑色，再用該水浸糯米而炊之，是爲黑米飯。色紫黑，別具一種香味，可十餘日不酸酵不臭腐云，

「飢荒」，在蠻嬌那地方，是指青黃不接那幾個月。



沁煙室草

納維

夜路

一層迷戀，
一重朦朧：
容眼睛凝夢吧，
粘着三月的芳香。

帶着無思慮的步子，
泛着賽璐珞的
半透明的夢，
有軟韻廻環，
從日間杜鵑嘶啼的松林。

嗤嗤的嘆語，
塘坎？竹梢？
清水化成：
一層迷戀，

一重朦朧。

燈影湧現落葉；
依淡霧飄到天邊；
九月的天邊之深藍，
抹一抹透明的雲。

靜靜的夜路，
並不寂寥，
低低的交響曲
搖着靜靜的心。

梅雨充滿了黃昏

梅雨充滿了黃昏，
是愛戀的絨獸；
『我喜歡青青的梅子』，
唔，絨獸在柳藥尖滴下了，
那是微微地酸了我底心的；
可是水珠繼續集向枝頭嗎，
一句話越離越遠了？
數隔着的雨点够數上百年吧！

黃昏的路有愛戀的緘默；
油紙傘响着玲瓏的珠玉，
又蕭蕭地鑽過葉底；
電桿像在遙遙私語，
那倦眸像在惺忪着，
唔，像含着半口青梅的私語。



宇宙 的 旋 律

魯 諦

春色深了，老了，而且是落花的天氣。

稀疏的小花，悄悄地離開了新綠的枝頭，落在青青的草地上，一片，兩片，三片……

杜宇爲傷春而叫着，拼命地，叫出牠最後的一句，流出最後的血。

黃鶯兒唱着傷春的歌，歌聲老了。

然而春天是不會再停留一下的，爲着杜宇的啼血，黃鶯兒老了的歌聲。

微風來了，把輕薄的花片，送到山峴，水隈，屋頂，三層樓的窗房裏……

花兒喲！這就是你的歸宿了？在春風裏，你俏麗的頰兒，惺忪的微笑，芬芳的氣息，現在到那裏去了？當時你是怎樣地驕傲過，得意過？而且，我也曾爲了你而沉醉了，自傲了。可是，這都不能邀得上帝的一絲憐意，春天再停留一刻麼？

然而，好吧！別留戀了！這是宇宙萬物經常的規律

：循環，流動。不這樣，萬物都將死死地，單調地，那末，這還成其為世界麼？假使一年中沒有夏的蕃育，秋的廝殺，冬的生息，那末，春天就不見得可愛，而且宇宙也太單調了，那是沒有進化的！

不是嗎，天上的浮雲，在時時的變化着；溪中的流水，已不是當時鑑照你的笑靨的祿波了。因為宇宙要進化，就得要把你們安排於「生死律」中，使你們生，使你們死，使你們死而復生，生而復死，這樣地循環着，循環着，於是宇宙進化了，這是不單調。

花兒喲！一任山崖與水涯吧！新綠的枝頭，已不是你們留戀的所在了。總之，在明年春天來時，你們俏麗的頰兒，惶恫的微笑，芬芳的氣息，又可以像今年一樣地自傲，得意；而且，你們是隨着宇宙進化而來的，在溫柔的春風裏，因為明年的你們將不是今年的你們了。

微風來了，把輕薄的花片，送到山崖，水隈，屋頂，三層樓的窗房裏，一片，兩片，三片……

可是，我和宇宙認識了。